

抱經堂文集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二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跋五

書易史後 壬寅

易史參錄二冊不分卷

皇朝康熙時閩葉矯然龍性之所著也易者天人合一之理聖人本天道以正人事順之則吉悖之則凶人事之變至於不可勝窮而括之以象雖質文淳薄之屢易未見其有遺焉者也宋誠齋楊氏著易傳二十卷大抵以史事證合者居多今葉氏之書不盡解經文但觸於前代興亡成敗之跡與三聖人之言冥然合符者類而

書之其言曰太史公言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
孔子之作春秋也曰吾欲見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
切著明史春秋類也善言天者驗於人善言古者驗於
今是予茆茆參錄之志也龍性順治十五年進士曾任
知縣罷歸遂不出卒年八十餘余同年友鄭明府有章
天錦是其鄉後輩得其稿攜之入蜀馬龍李敬躋太原
李履謙見之欣然爲之開雕是爲乾隆十三年距龍性
自序此書時七十年矣噫古今之事何可勝言善讀者
自爲隅反可也

書儀禮識誤後

壬寅

此宋永嘉張淳忠甫之所著也乾道八年溫州守吏部

郎顗曾逮仲躬欲鉋儀禮託忠甫爲校讎因哀次所校之字爲二卷又釋文誤字一卷朱子謂其所校甚子細然亦不能無舛謬今案其所校多從釋文之說釋文與唐開成石經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不能盡依說文正體忠甫亦然如以刺爲刺以宴爲宴以筴爲策以孺爲孺之類實自唐已來相承之舊文非忠甫始易以俗體也其士昏禮拊投拊字从手今案釋文梧字从木旣夕篇同當與枝梧字無異又燕禮下賢云延嫁反監本延作迴今案易屯卦下賤釋文云遐嫁反他經多同則延字迴字皆誤今通志堂本作遯亦非也又酺以支反云支當作皮今案周禮酒正禮記內則釋文酺皆作以

支反不當改作以皮又聘禮青豕云五旦反監本旦爲
但今案大射儀亦是五旦反非誤又有司徹曉云呼報
反監本報作彫今案釋文曉許堯反與內則音同呼報
呼彫皆非也其所見釋文與今通志堂梓行本多有異
同如士昏禮之齊肝今齊字有口旁旣夕禮燭用苾今
苾字下有四點又杖筮筭今筭字从羽不从竹又主人
諦今諦字从口不从言至此書經轉寫亦疑有誤者如
聘禮注嫌擯者一一授之云監杭本以一一爲二余謂
當是以下一爲二古人語常用一二作一一者乃後人
所改也又標言墮二字余案下校語則此當作言猶墮
脫一猶字又喪服釋文盛米注盛筮同張云注無盛筮

字是已又云有曰殷盛也笙家當也余案笙家當也四字不可曉亦不見注當誤衍耳鄞樓鑰大防爲永嘉教官忠甫常貢直言於樓樓更親之嘗問其何以不仕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如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黃而薦在天之靈皆古所無也其卒也陳君舉實銘其墓此書自序不知是何年其云乾道七年春今兩浙轉運判官直祕閣曾公來守是邦云云曰今則曾後所遷之官也若其守溫之時則吏部郎耳見樓攻媿集又自序言與謝黔論學戊歲之漂黔不克免案宋史五行志乾道二年溫州海溢是年歲在丙戌忠甫所言正謂黔以是年漂沒而死耳乃轉寫之誤以戌爲成說者遂以終

年漂流解之何其不能闕疑乃爾

春秋長歷書後

乙巳

此杜元凱所撰春秋長歷也學者不得見久矣曲阜孔君淇谷始梓而傳之殆亦從永樂大典中出也余考唐一行合朔議頗詆謏此書其言曰春秋列國之歷不可以一術齊而長歷日子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欲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此杜預所甚繆也今讀杜氏之書始知一行殊未得其意而妄有所譏蓋春秋時史官置閏多有違失預固云未必得天蓋是春秋當時之歷也是則此書非自抒所見盡改前歷之繆第據經傳所載日辰與夫當時議論以相發明

云爾一行乃以爲杜氏之繆此正如杜之自序所云無異度己之跡而欲削人之足者也且長歷閏月相距遠者亦不過四十餘月未有如一行所云七十餘月之多也襄二十六年閏十二月二十七年十一月又頓置兩閏一行以爲近則十餘月論亦疎略夫比年而閏甚且比月而閏卽非疇人子弟亦皆知其不可曾謂杜氏而懵然乎蓋凡所次比悉據當時實事非以爲是而從之此不可歸過於杜也大抵一行於歷學推算極精而論古往往不得其解其日度議謂漢太初元起丁丑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闕逢攝提格之歲嘉定錢莘楣言一行不曉秦漢間多以歲陰

紀歲故爲是強作解事之語歲陰與太歲皆百四十四歲而超一辰觀太初詔書明云年逢焉逢攝提格矣安得云實非甲寅乎蓋其疎舛固不獨論此書爲然也

石臺孝經跋

壬寅

唐明皇注孝經十八章以隸書之刊石立於石臺天寶四載九月國子祭酒李齊古表上後有大字批荅竝行草書又有李林甫等廿一人名銜復自韋騰起凡廿四人名銜皆正書韋騰下有丁酉歲八月廿六日紀九字案丁酉乃肅宗至德之二年也後來所題故與上諸人不相連屬此碑大字損泐者二十有五小字二十有四其完善者光采奕奕動人洵可寶也說者謂古文孝經

有閨門章今文無之明皇不注古文而注今文此宮闈之所以多慙德也余謂此蓋書生拘曲之論卽今文所云使明皇果皆精思而身體之亦必能正其身以型於家何待誦閨門一章而始瞿然知瀆倫之不可哉後諸人中陳希烈張均達奚珣皆陷賊受僞署者也其於移孝作忠之旨固未有聞焉已

題九經古義刻本後

甲辰

此書乃益都李才江在粵東時所梓也曲阜孔漢谷以貽余余先已就惠氏家得其本錄之今取以對校鈔本內少一條得刻本補之而刻本內之譌誤余亦因以正之皆成完書惠氏四世傳經其最著者爲半農先生紅

豆先生乃定字之祖若父也定字實克續承不媿其先
世令人企羨不置此本俟余長孫能庸少長授之亦望
其母墜前人之業如惠氏可師也

釋夢英十八體篆書跋

壬寅

每體各五字首曰沙門惠休詩後曰乾德五年於長安
書宣義大師夢英集中閒乃江淹擬休上人怨別詩也
今人輒以碧雲句譽詩僧而不復以爲文通所擬作蓋
沿誤也久矣每體下注解隸書後有馬去非等十二人
贈詩及郭忠恕書尺皆正書乃袁允中所書也又有陶
穀等三十二人贈夢英詩乃咸平元年正月所立釋正
蒙正書前碑馬去非諸人之作亦在焉米襄陽書史謂

夢英諸家篆皆非古失實一時又從而贈詩使人媿笑或云是其徒依託爲之以張大其教耳

釋夢英篆說文偏旁字原跋

壬寅

英書多繆體畢秋帆中丞已舉其費曼夷菴畧也瓦等篆之失正及音切之不合前人者如自爲方木反聲爲陌包反畱爲方九反皆大誤也余謂其以古爲云乃九繆之甚者古乃到子音突若云乃古文雲字見雲部何可混也英又有篆書千字文其中亦多可指摘云

校孫奕示兒編訖因書其後

乙卯

此書十數年前鮑君以文屬予校訂予以此書援引甚繁富而刻本不精其譌字脫句往往而是倘僅叩平生

所記憶者略爲正之慮所記憶者亦不能無失也且亦有舊校者在其上不知何人不能爲之剔蠹屠贅而反益之疥癩若更以我所校益之懼將爲之分過故捲書還之其事遂中輟然此書辨書之形聲實可益於初學餘亦以資聞見以文欲得一善本以傳世也固宜今年乃請之孫侍御怡谷怡谷學人也宜其視此無難焉爬梳洗剔視元本不可以道里計乃不自信而重誣諉及予噫相距十餘年新學未見其長而舊學日已就荒將何以副二君之雅意哉雖然書實有用之書使得完然以傳自今至於後世先哲之精神藉此以不漸滅亦後死者之責也遂發憤而取家所有四部書有可疑者一

一比對具有證佐乃敢爲之乙改塗注視向之舛誤者可十去其八九矣幸筋力尚強故能勉而爲此庶幾不辜上天所以畱我於世之意乎時乙卯中元後一日

書吳葵里所藏宋本白虎通後

甲辰

書所以貴舊本者非謂其概無一譌也近世本有經校讎者頗賢於舊本然專輒妄改者亦復不少卽如九經小字本吾見南宋本已不如北宋本明之錫山秦氏本又不如南宋本今之翻秦本者更不及焉以斯知舊本之爲可貴也余頃校白虎通付梓垂竣而吳子葵里示余以此本實北宋時坊間所行未校本也目錄前小序數行其云白虎建德論者開卷卽已錯譌然余取其書

字字比對始知此本尙多古字而近世本率多改易至情性篇中有與近本迥異而實勝者卽一二誤書尙可循形與聲而得其本字若近世本則不加思索而徑改矣又此本雖分上下兩卷然篇目上作圓圍者十仍不失十卷之舊近世本最後三篇此本在爵號謚之次實第二卷也三篇之序亦復不同後得元大德年本與明傳氏程氏吳氏何氏本不甚異要皆不及此本洵乎舊本之爲可貴也吳門朱文游亦有此本上卷係影鈔亦更無舛入之序然則非脫去可知已余取此書之善者具著於校勘補遺中而仍以其本歸吳子吳子其寶之哉

題朱文游所藏白虎通小字本後

甲辰

白虎通以此本爲最古唯匡字有減筆若稱字敦字皆不避疑當在南宋之前海昌吳葵里曾以全刻本示余但少模糊此本乃吳門朱文翁所藏者上半冊係影鈔然字畫極分明知其所見本更在前也刻本目錄中有小圓圍十蓋雖分上下兩冊而猶以此識十卷之舊鈔本遺去余爲補之書中大段亦舛譌然情性篇則各本皆失而此獨得并古字亦有未爲後人改易者余梓此書時惜見之少晚因別爲一卷著其異同庶人人知此本之可貴云

題朱文游所藏元大德刻本白虎通後

甲辰

世所行白虎通咸從元大德年刻本出然元本久訪之
未獲今乃從吳門朱文翁借得較小字宋本又多傳錄
之誤矣然當時梓此書者極矜慎不敢輒有改易如逆
子釗爲迎子劉亦仍其舊見於跋語中而後來所刻咸
不能然旣刪去此跋并前數序亦復失其位置余以此
書授梓時幾沿其誤今見此始得正之此書余與二三
通人校讎幾不遺餘力矣而此本上有惠定宇先生手
蹟其正誤不過兩三條乃竟有出於余輩思索之外者
相去三十里詎不信然耶對校訖因附識數語而歸之

劉子跋

癸卯

劉子五十五篇南齊時劉晝孔昭撰其文筆豐美頗似